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八十六  
至八十八



1 3  
849  
317



門 4 3  
號 849  
卷 31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一

征討第五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月左翊衛郎將高侃率兵討突厥車鼻可汗於阿息出車鼻聞王師至携其愛妾從數百騎而遁高侃追至金山擒之以歸京師九月獻于社廟又獻於昭陵帝使謂之曰昔頡利亂亡爾不

佐輔則無骨肉之情矣延陀稱兵自立破敗之後爾  
又潛于土窟斯卽爲臣不忠矣國家遣使招撫因爾  
擅行劫殺爾之所犯不忠不義罪不容誅朕好生惡  
殺不忍卽從典刑且先皇平殄諸國所獲酋渠咸恕  
性命卽遵先旨宥汝不死乃遣釋之拜左武衛將軍  
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  
以統之

二年八月朗州白水蠻反叛寇麻州之界江鎮遣左  
領軍趙孝祖爲朗州道總管與朗州都督任懷王率  
兵討之

十一月趙孝祖討白水蠻至羅維乍候山蠻帥禿磨請  
大鬼主都于等率諸部萬餘人守菁口以拒官軍孝  
祖與戰大破之追至同進水賊帥儉彌于及鬼主董  
扑等精兵六千據水爲寨依山結陣遣輕騎數百來  
迎官軍孝祖率兵擊之儉彌于苦戰自辰至酉賊衆  
大敗臨陣斬彌于禿磨蒲及大鬼之首領十餘人賊  
又阻大雪飢凍死者畧盡孝祖又奏言貞觀中討昆  
州烏蠻始開青蛤弄棟爲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  
二州嘗扇動弄棟欲令反叛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  
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州無大會長好結

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詔許之

三年正月弓月道行軍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耶狐注於牢山初咄陸及阿史船賀魯之叛也招誘處月處密等部相率皆叛及建方軍至咄陸大懼遠迹西遁朱耶狐注旣殺果毅單道惠乃據守中牢山其山險絕建方分兵數道並進鼓而登四面攻之賊衆大潰狐注携所親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狐注據險拒戰於陣生擒斬之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

四月朗州道行軍總管趙孝祖大破白水蠻大勃律西南夷遂定之

六年正月雋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東魯等蠻於斜山克一十餘城斬首七百餘級獲馬四百餘匹釐牛一萬五千頭

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等發兵一萬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二城乞兵救援故遣名振等經略之

五月程名振率兵渡遼水至高麗以名振兵少乃開

六城門出兵渡貴端水與名振合戰賊徒大敗奔走過水欲入城不得殺獲千餘人名振縱兵焚其羅郭及村落而還

五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總管率左武衛將軍舍利叱利右武衛將軍王文度伊州都督蘇海政等討西突厥阿史那賀魯

顯定元年八月程知節與賀魯所部歌邏祿及處月戰於榆莫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獲駝馬牛羊萬計副將罔智度攻其突騎處木昆等於咽城拔之斬首三千級虜獲甚衆

九月程知節與賀魯男啞運戰斬首數千級進至營篤城俘其部落戶口及貨物鉅積

二年閏正月賀魯入寇詔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那相副都護蕭嗣業等發迴紇兵以追討賀魯仍詔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步安撫大使以招輯其舊衆

十二月蘇定方大破賀魯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西域悉平初賀魯侵併西域諸國進寇廷州迴紇婆閏等諸部屬請討之帝前後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

知節等率兵追討皆不克而還及蘇定方爲大總管領廻紇等兵與阿史那彌射步真等分出西州金城兩道以經畧之定方至金山之地其侯斤嬾獨祿等率萬餘帳來降定方發其千騎進至曳咥河之西賀魯率十姓兵馬且十萬來拒戰定方領廻紇及漢兵萬餘人逆擊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其原攔稍外向自領漢騎陳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動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總兵復進賀魯之衆五努失畢部落相次來降五努失部落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

真所至蕃人皆相率歸降曰我舊主也定方乃令副將蕭嗣業廻紇婆闍率蕃兵趨邪羅斯川以追賀魯定方與任雅相領新附之衆以繼其後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憊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衝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居二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射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遂與咄運及其女夫

閻啜等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兵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括還之于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三年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郎將薛仁貴率兵攻高麗之衆烽鎮卽拔之斬首四百餘級生擒首領以下百餘人俄而高麗遣其大將立方娄率衆三萬人來拒官軍名振率契丹兵逆擊大破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二千五百級

五年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

大總管率左驍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颺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等并發新羅之衆以討百濟百濟恃高麗之援屢侵新羅故也

五月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浦並爲冷砌道行軍總管各領本蕃兵以討叛奚仍令尚書左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蕃尋而奚遣使降附改樞賓等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之東都并擒叛奚謀主匹帝禿帝斬之而還

八月蘇定方拔百濟之真都城初定方率衆自成山

濟海賊徒據熊津江口以拒官軍定方旣濟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大潰遇潮直上官軍連舳入江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真都去城二十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專擅爲王假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士登城立幟於是泰開門頓顙請命其大將

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

是月左衛大將軍鄭仁泰率兵討思結援也固僕骨同羅四部落三戰皆捷追奔百里斬其首領而還十二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溟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分道發兵以討高麗

龍朔元年正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率廻紇等蕃兵赴平壤以討高麗



三月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衆於熊津之北

四月詔兼兵部尚書任雅相為涇江道行軍總管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并率諸蕃軍將總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觀高麗之釁帝將親率六軍以繼之

八月蘇定方破高麗之衆於涇江頻戰皆捷奪其馬邑山因山為營遂為平壤城

明年三月勒兵而還

十月以鐵勒殺勅使反叛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

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山萼道行軍總管左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率兵以討之

二年三月鄭仁泰薛仁貴等破鐵勒之衆於天山時鐵勒有思結多臘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及仁泰等將至亦送降款仁泰等結兵擊之虜其家口以賞軍士賊乃相率遠遁

七月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等率留鎮之兵及新羅之兵大破百濟餘賊於熊津之東拔其真峴城斬首八百級

三年正月鄭仁泰等討鐵勒餘種悉平之

乾封元年六月詔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使以應接高麗王初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長子男生代父爲莫離支之位既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二弟男建男產留後知國事男生既出或謂男建等曰男生惡二弟逼已意欲除之不如先以爲計也男建等初不言之又有人謂男生曰二弟恐兄思奪已權欲拒兄不納男生使所親潛往平壤以伺焉男建等知而掩得之繇是迺相猜貳男建等乃以其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歸男建等遂發兵討

之男生走據國內城以自守其子獻誠詣闕求救於是詔何力率兵赴援乃授獻誠右武衛大將軍使爲鄉導又遣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等爲行軍總管以經畧高麗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男生率所親會同善之軍十二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爲遼東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並依舊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其水陸諸軍總管并糧運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及募兵以上並受勣處分以討高麗河北道諸州租稅

總起遼東以給軍用於是水陸分道以赴平壤  
二年九月李勣拔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守  
之勣遂引兵進破二十六城  
三年二月李勣及薛仁貴進拔高麗之扶餘城時偏  
將龐同善高侃等爲後殿尚在新羅高麗男建遣救  
新城夜襲同善仁貴率援軍以破之侃等移軍進至  
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等橫擊之賊大  
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崑等三城與  
男生之軍相會仁貴乘勝領二千人將攻餘城諸將  
以兵少止之仁貴曰在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

行敗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餘城旣降扶  
餘州內四十餘城一時送款

總章元年九月李勣進軍拔高麗之平壤城遼東悉  
平初勣旣破大行城諸軍盡會契苾何力拔南蘇等  
八城會勣於鴨綠柵令軍以攻辱夷城又拔之何力  
引蕃漢兵五十萬人逼平壤勣軍繼至高藏遣男產  
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乞降請便入朝謝罪  
勣以禮接之男建猶閉門固守勣乃移兵於平壤之  
側以逼之男建頻遣兵出戰皆大敗男建下主兵總  
管僧信誠密遣人詣軍許開城門爲內應經五日信

誠果開城門勸縱兵入登城鼓譟燒城門樓四山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遂虜高截男建男產等以歸

京師

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婆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為副以討吐蕃將授吐谷渾還其故地

三年正月發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大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率兵以討叛蠻

四年閏五月燕山道總管李謹行破高麗叛黨於犂盧河之西高麗平壤餘衆遁入新羅  
五年二月遣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為副發兵以討新羅時新羅王金法敏既納高麗叛亡之衆又封百濟故地漸使人守之帝大怒下詔削奪法敏官爵仍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金仁問為新羅王時仁問在京師詔令歸國以代其兄仁問行至中路聞新羅降仁問乃還  
上元二年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

以靺鞨兵浮海而南畧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  
 勒兵而還詔以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兵於新  
 羅之買肖城以經畧之前後三戰新羅皆敗新羅於  
 是遣使入朝伏罪并獻方物前後相屬帝竟許之復  
 其王金法敏官爵  
 三年閏三月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州詔雅州牧周  
 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領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  
 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領  
 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以討吐蕃  
 二王竟不

調露元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温傳及  
 奉職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匄爲可汗二十  
 四州首領並叛遣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將軍  
 花大智李景嘉等討之  
嗣業等爲賊所敗令右金吾  
 將軍曹懷舜率兵往州守  
并陞右武衛將軍崔獻往  
 絳州龍門以防禦突厥  
 十一月詔禮部尚書簡峻右衛大將軍裴行簡爲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  
 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  
 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  
 二年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奉職

偽可汗泥熟匄為部下所殺傳首來降  
 永隆二年正月突厥寇源慶等州令右衛將軍李知  
 十左威衛將軍王杲分往涇慶二州統兵以防禦又  
 遣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右威衛將軍  
 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等為副率兵以討突厥温  
 傳部落  
 閏七月裴行儉大破突厥史伏念之衆伏念為程務  
 挺急追遂執温傳來降行儉於是盡平突厥餘黨執  
 伏念温傳振旅凱旋  
 永淳元年四月以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與

將軍閻懷且等三總管兵分道討十姓突厥阿史那

車薄行儉未安西副都護王方翼破車薄咽麁西城

平

二年十一月命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

大使以招討總管材山賊元珍骨篤祿賀各軍等

則天垂拱元年二月阿史德元珍等寇朔代等州命

左王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討擊之

十一月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行軍大總管以

討吐蕃

三年二月突厥骨咄祿及元珍寇昌平殺掠人吏命

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嘗之率諸軍討擊之  
永昌元年五月命文昌左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  
大總管以擊吐蕃

天授二年五月命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  
大總管討擊吐蕃

延載元年十月命容州都督張玄遇爲桂永等州經  
畧大使討嶺南反獠

證聖元年七月命夏州尚書王孝傑爲肅遼道行軍  
大總管以討吐蕃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城傍契丹首領松漠都督

李盡忠與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  
攻陷營州命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  
軍張玄遇左武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  
等二十八將討之

七月命春官尚書梁王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  
言姚璿爲副以備契丹制契丹首領李盡忠名盡滅  
孫萬榮名爲萬斬

八月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等與契丹萬斬戰于四  
破谷口官軍敗績玄遇仁節並爲賊所虜又令夏官  
尚書王孝傑右羽林將軍蘇宏暉領兵七萬以繼之

孝傑在陣陷沒宏暉棄甲宵遁萬斬乘勝率其衆入幽州屠城剽邑殺掠人吏清懸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將討之不能尅萬斬俄又引兵南與官軍戰東兵遁總管揚玄基率輕騎角其前奚人出兵以擣其後表裏合擊之萬斬大敗獲其別帥何阿小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萬斬僅以身免又收合餘兵與奚戰奚兵四面攻之大潰萬斬棄其衆以輕騎數千人東赴張九節率數百騎分爲三隊設伏邀之萬斬窮蹙乃將家奴輕騎宵遁至潞河東困甚憇於林下解鞍其奴因斬之張九節傳其首于東都懸之四

方館門

三年五月命左金吾大將軍河內王懿宗爲神兵道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率兵二十萬討契丹俄而李盡滅死中前論史聖曆元年八月突厥默啜率衆襲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將軍慕容玄崱以兵五千人降之賊軍繇是大振俄又進寇媯檀等州命司馬高平王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



道總管率兵三十萬以討默啜又令左才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一十五萬以爲後

又魏元年閏七月冬令左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充隴右令諸軍州大使以討突厥

九月左金吾將軍田揚名左臺殿中侍御史封思業斬吐蕃阿悉吉薄露傳首神都初薄露將叛也令揚名率兵討之軍至碎葉城薄露夜伏兵於城傍掠官驄馬而去思業率輕騎追擊之翻爲所敗俄而揚名與阿史那斛瑟羅忠節率衆大至薄露據城拒守揚

名拔之積十餘日薄露詐請降思業誘而斬焉遂虜其部落

中宗神龍二年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進寇原會等州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萬段

三年五月以左屯衛大將軍兼簡較維州長史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六月繼舊道討擊使侍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俘虜三千計遂紀功焉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率

衆寇北庭都護府右驍衛將軍郭虔瓘擊敗之斬同  
俄於城下

七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渭州掠群牧遣左  
羽林將軍隴右防禦使薛訥率副將杜賓客郭知運  
王駿安思順禦之

十月薛訥破吐蕃於渭州西界武階驛斬首一萬七  
千級獲馬七萬七千匹羊牛四萬頭

三年十月詔曰越嵩之地鬻羗犯邊我大恩敢爲  
小寇雖螳蝦舉斧自開屠滅之辰而蜂蠆有毒仍籍  
討除之勢右驍衛將軍貞外置同正貞李玄通員衛

霍之才蘊孫吳之法決勝千里成誦在心通知四夷  
若指諸掌故能聞敵思勇好謀而成宜於戎瀘夔巴  
梁鳳等州羗兵三萬人馬二千匹并舊屯兵士赴州  
討擊賊縱退散亦須窮其巢穴杜絕飛走使無遺類  
在此舉焉

六年二月大舉蕃漢兵北伐突厥下制曰書稱四征  
不庭綏厥兆民可以覆昏亂執有罪保大定功利物  
懲慝故高陽有九黎之伐大舜有三苗之征欽若聖  
謀是爲殷鑒突厥殺殺名也窮漠餘裔大邦逋誅恃其  
悍俗未遵朝化比爲潛遁幽茫隔閼華壤固聲胡之

不被將羈縻以畜之而擾我諸蕃窺我邊境今群方  
輯睦重譯會同奉琛執贄者萬數請吏來王者億計  
咸以爲衆之所加各自統領師徒取其仇怨按悉蜜  
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  
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等弧矢之利所  
向無前契丹都督左金吾衛大將軍靜折軍經畧大  
使松漠郡王李失活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保塞  
軍經畧大使饒樂郡王李大酺等士馬之精何往不  
尅竝總我雲萃賈勇風馳西從沙磧至子德建山下  
東發海浦期乎獨活河上九姓拔曳固都督稽維郡

王左武德大將軍頡斤畧同羅都督右監門衛大將  
軍毗伽末啜婁都督右驍衛將軍比言僕固都督左  
驍衛將軍曳勒哥等種分業異效節輸忠曩彼兇魁  
掃除遺孽竝左騎右魚連營合圍故路絕飛走計窮  
躍噬然我國家以止戈存義釁鼓傷仁方欲先德後  
刑有征無戰庶番之請抑而莫從皇天有命將不獲  
已突厥殺若迷而知復困卽能通華面虜庭委身魏  
闕解其縛焚其櫬有逢伯之前聞大者王小者侯卽  
田橫之故事況默啜之子右金吾衛大將軍右賢王  
墨特勒逾輪自拔于亂頃投于國今不計其先人之

僭復加以右賢之寵右威衛將軍左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大拔石失畢左領軍衛大將軍阿婆噉阿史那福多右驍衛大將軍賀魯室合真阿婆噉等或彼貴種應繫人思或彼信臣已歸邦化咸從衆望竝錫尊官隨師以籌謀採狄之情狀便立衙帳令居塞垣其首領百姓等有能轉禍爲福去逆效順爵賞之科國朝有典且發單于之使諭其觸網之徒優而柔之五申三令儻覆巢未悟沸鼎猶安習苦爲甘聞言不信則戈矛所接玉石同焚勉思良圖罔替威命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銀青光祿

大夫右散騎嘗侍攝御史大夫王峻長才多奇大勇不闕寄用扞城隱若敵國當出闔之寄有辭第之公故可總是中軍以弘上略凡蕃漢三十萬衆並取峻節度大戴禮云王者之征猶時雨也至則人悅之矣俾夫武威外炤仁德內洽用恢天聲以靜邊徼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八年九月遣左驍衛郎將攝郎中張越使于靺鞨以奚及契丹背恩義討之也

九年四月蘭池州叛胡顯首僞稱葉護康待賓安慕容爲多覽殺大將軍何黑奴僞將軍石神奴康鐵頭

等據長泉縣攻陷六胡州命兵部尚書王駿發隴右諸軍及河東九姓掩討之殺三萬五千騎擒康待賓送至京師腰斬之

五月既誅康待賓下詔曰蘭池胡久從編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華夏四人康待賓等敢亂天嘗俱爲禍首驅率群衆嘯聚沙泉使良善失業而兇渠逞志人祇發怒魁首者並自誅夷鋒刃揮芒陣敵者亦聞梟戮元惡旣盡餘黨無多本是脅從初非爾罪今乃潛竄湏示其誠朕亭育蒼生皆同赤子每一物之失所寧寸心之得安莫不念切在予情深責已故先之以

德亦寬之以恩乃遣嘗侍趙元通又命御史大夫韋抗拊以招慰俱不稟承儻滋蔓繁多恐邊畔塗炭非願勒於兵馬蓋湏申於弔伐朔方軍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等虔奉廟謨恭行天討所有殺戮爰及俘囚或因戰敵相交灼然好惡無辨驚波繇是共溺烈火所以俱焚自孽誰尤欲逃何去已滅亡者其如咎譴未歸附者是可哀憐或反側懷憂或嫌疑多懼宜開自新之命以矜莫大之罪其胡賊及勾引諸蕃同叛逃在山谷沙藪間疑懼不出者並原其罪宜令夏州都督陽欽明依前處分安慰仍以左監門

將軍安慶爲副依理宣慰量加招輯各令復業務使  
安存訖奏聞若不順從猶持向背須別處分亦具奏  
來壬申蘭池州叛胡顯首僞稱葉護康待賓僞稱葉  
護安慕容以叛勅曰朕臨御衆極思養黎元一物不  
安則惟溝軫慮萬方未乂則分閭興憂近者蘭池叛  
胡無端構孽蠢爾兇醜敢忘恩化再令招諭仍未歸  
正理絕矜容事資撲滅旣從斯而背德不獲已而用  
兵朕今發隴右諸軍馬騎掩其南徼河東九姓馬騎  
襲其北三城士卒截其後六郡驍雄擊其前四面齊  
驅萬全直進飛走無路糜爛待斃其蕃漢軍將以下

戰士以上若生擒及斬獲康待賓等一人白身授五  
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臨陣先鋒能破北胡部  
落所獲資財口馬牛羊並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須  
官收仍別加官賞其叛人內有能自殺獲送者應酬  
官賞亂嘗之罪一切並原正是忠臣憤激之時壯士  
立功之日恭行天罰允叶人謀摧枯拉朽匪朝伊夕  
布告軍州咸知朕意

十四年二月邕府獠首領梁大海周光等據賓嶺等  
州反遣驃騎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

十五年正月涼州都督王君奐大破吐蕃於青海之

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

十六年正月秦隴等州獠首領瀧澄州刺史陳行範廣州首領馮仁智何遊反魯叛遣驃騎大將軍楊思勗討之

七月制曰昏迷反道天地所以致罰戎狄亂華帝王所以耀武吐蕃小醜頻年犯塞壞我城鎮虜我邊人言念征夫良深憤惋今北軍羽騎萬弩齊發山西飛將百道爭先掃蕩之期在於晷刻然賞罰必信懲勸在焉號令不明忠勇何望若迴避縱敵則寘國刑如克獲擒克湏懸軍格其河西隴右安西劔南等州

度將士以下有能斬獲吐蕃贊普者封異姓王  
大將軍者授大將軍獲次以下者節級授將軍中郎將不限白身官資一例酬賞速令布告咸使聞知  
是月簡較兵部尚書蕭嵩鄯州都督張志亮攻拔吐蕃城斬獲數千級收其貲畜而還  
八月蕭嵩遣右金吾將軍杜賓客擊吐蕃戰于祁連城大破之獲其大將一人斬首五千餘級  
十七年二月雋州都督張審素攻破蠻拔昆明城及鹽城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刺史墨離軍使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順

領伊沙等州兵入吐蕃大同軍大破吐蕃馭翦不可  
勝紀

是月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禘帥衆攻拔吐蕃石堡城  
十八年五月契丹衙官突可汗殺其主李召固率部  
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隨而叛奚王李魯蘇來奔召  
訓妻東華公主陳氏及魯蘇妻東光公主韋氏並奔  
投平盧軍制幽州長史趙含章率兵討之

二十年正月以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禮部尚書信安  
郡王禘爲河東河北兩道行軍副大總管知節度事  
率兵討契丹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

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

入山谷

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  
蓋暉顯發兵討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長史張守珪發兵討奚契丹

斬其王酋烈及其大臣可突於陣傳首東都餘叛奚

皆散走

宣其酋長李遇  
斬焉契丹王

二十四年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率兵擊突厥施大

破之

其二十三年十月寇  
克庭及安西撥換城也

二十五年二月張守珪破契丹餘衆於捺祿山殺獲



甚衆

三月河北節度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衆入吐蕃界二千餘里至青海西郎佐素支子觜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攻拔吐蕃新羅城戎軍

二十八年三月權判益州長史章仇兼瓊大破吐蕃安戎城分兵鎮守之

天寶三載八月拔悉密國伐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傳首闕下

四載五月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上言曰臣聞北方雜虜之中突厥爲大其風俗疆悍狐矢利習而諸蠻夷皆出其下所以憑陵河塞歷代患之太原涇陽豈惟前事山東渭上曾是近憂自陛下君臨萬邦無遠不至惟此種落尚懷二心陛下執九有安危之樞制四夷長短之運如番霈澤則斯與草芥同風若震天威則彼惟魚肉而已故從開元二十九載部落日以攜離可敦西殺并諸侯王貴人以下前後款塞者殆至萬計其餘復相保聚更立烏蘇米施爲可汗陛下又使內史尹招倩等曉以安危俾其內附鬼神所殛米

施伏誅去秋又詔臣率驍騎直至薩河內出以問其  
 罪而左廂阿波達于等一十一部並應時誅擒獨  
 廂之衆未平今又爲九姓所破白眉特驚之首既傳  
 於藁街骨咄祿娑訶可敦又獻於闕下霜刃未交而  
 群克盡瘡王師未老而大漠將空自先帝擒頡利靜  
 北荒以來復見於今日矣伏請頒示天下宣付史館  
 從之  
 八月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六萬討雲南  
 與其王閣羅鳳戰於瀘州

册府元龜

李嗣京叅閱

文翔鳳訂正

黃國琦較釋

册府元龜

征討第六

唐肅宗上元元年六月桂州經畧使奏破管内西原  
 蠻賊二十萬衆斬獲大賊帥黃乾曜等九人  
 是月鳳翔節度崔光遠奏破涇州隴州等界羗渾黨  
 項等十餘萬衆又於普潤縣界破黨項四千餘衆斬

二千級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駝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

乾元元年九月招討黨項使王仲升斬黨項首領拓拔戎德等十人傳首闕下

代宗廣德二年九月劔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餘衆拔其當狗城

十月嚴武又拔吐蕃鹽州城

是月吐蕃寇邠州朔方兵馬使左散騎嘗侍郭晞遣馬步三千於邠州西夜斬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三大俘大將四人馬四百匹

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息東贊及馬重英等十萬衆寇奉天醴泉等縣大掠居人男女數萬計焚廬舍而去同華節度周智光以兵追擊于澄城破賊萬計

十月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先鋒白元光合廻統軍擊吐蕃之衆於靈臺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二百里不絕

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進寇涇州副元帥郭子儀率兵三萬鎮涇陽

十月靈州破吐蕃二萬

三年八月吐蕃寇靈武進寇邠州邠寧節度馬磷破  
三萬衆

九月靈州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於靈武

是月郭子儀破吐蕃六萬餘衆於靈州

十二月劍南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八年十月吐蕃寇涇邠等州副元帥郭子儀遣先鋒  
將渾瑊與吐蕃戰于宜祿不利村野居人爲吐蕃驅  
掠去者凡千餘人是夜瑊收合散卒襲賊營會涇原  
節度使馬磷又襲賊輜重殺賊凡數千人賊遂潰  
十年正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

西川斬首萬級擒生數千獲馬牛數千頭匹

十一年正月崔寧上言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  
突厥吐渾氏蠻羌黨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  
生擒首領一千三百五十人獻功闕下

十二年十二月崔寧奏於西山大破三路及攻南吐  
蕃十萬餘衆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

十三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嘗謙光擊敗之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十月吐蕃率南蠻衆  
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  
維白旗山一自黎雅過邛峽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

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

貞元二年十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兵襲其龍沙壁大破之焚其儲積斬蕃酋酋屈律悉蒙等七人傳首京師

五年十月劔南節度使韋臯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帥兵於故雋州臺比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滅邊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崔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遮遮者吐蕃之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贊

之子頻為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雋州之舊境也

八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并獻首虜

九年四月劔南西川節度韋臯遣兵出西山破吐蕃岷和城定廉城通鶴軍凡平堡五十餘所獲首虜器械旗幟牛馬獻於闕下

十年六月韋臯奏西山岷和城擊破吐蕃三萬又出兵黎雅以拔雲南收吐蕃柵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生虜及降吐蕃二百四十人得其器械牛馬

十一年四月幽州節度劉濟奏大破奚王啜制等六萬餘衆

十二年三月韋臯奏收降蠻七千戶得吐蕃所賜金字告身五十五片

十三年五月吐蕃於劔南馬領三處開路進軍逼臺登城雋州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大破之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餘人被刀箭傷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器械二千餘事

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

北

十七年九月西川韋臯奏大破吐蕃於維州擒其相

論莽熱來獻

賜崇仁里宅以居之

初吐蕃寇靈朔陷麟州詔韋

臯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臯遂使鎮靜軍使陳洎等三萬人出三奇路威武軍兵馬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谿石門路南維州保州兵馬使仇冕并保霸西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吐蕃棲鷄老翁等城都將高倜王天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州郝宗等

復分兵八千出南路雅邛黎鴛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進軍雅州經畧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吐蕃通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率三部落主郝全信等兵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鴛州經畧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郡時等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諾濟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人擒生口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進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一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于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熱虜衆大潰

憲宗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張丹奏破環王國僞號驩愛州都統三萬餘人及獲王子五十九人噐械戰象等稱之

十三年十月靈武奏於定遠城破吐蕃三萬人殺戮二千人獲羊馬甚衆

是月平涼鎮邊使郝玘破三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使田緝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

十一月夏州奏破吐蕃五萬靈武奏攻破吐蕃長樂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王播攻拔峨和棲鷄等城

十四年十月靈武奏大將史奉敬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十月吐蕃寇涇州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克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往討之

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准詔自領兵赴長澤鎮討吐蕃靈武節度使李聰奏自領兵赴長樂州討吐蕃

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以國家與迴鶻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退之

二年七月靈武節度使李進誠上言於鹽州界追殺吐蕃三百餘人

文宗太和三年十二月南蠻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湘鄧陳許等道兵擊之



是月邛州為蠻所陷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充西川監討蠻使又命中使往太原鳳翔宣取兵馬赴西川已丑內出陌刀七百日錐突七百具遶西川

是月也軍

抽退

四年四月幽州節度使李載義上言今月三日發兵入奚界殺奚賊五千餘人生擒刺史縣令大將首領等二百七十三人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迴鶻寇天德以振武麟勝節度劉沔為河東節度以太原之師討之

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峰北焉掠雲朔

北州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劉沔為迴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為迴鶻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為河西黨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大原又詔太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委石雄為前鋒易定兵千人守大同軍契苾通何請河鎮沙陀吐渾六千騎赴天德李思忠並回鶻黨項之師屯于大柵

三年二月劉沔奏諸將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已迎得太和公主其烏介可汗被瘡而走方議收於殺制曰其回鶻既已破滅義在剪除宜令諸道兵馬便同進

討是時回鶻有赤心宰相一族東逼漁陽張仲武乃與從弟公素率其部下勁兵三萬人大破之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餘人戶牛馬橐駝旃罽蜀幕不勝計尋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謀事至是仲武遣神將石公緒等諭意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來偵欲毆雜虜遂逗留其使爰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旣敗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從餘種寄託于黑車子仲武繇是威加北狄又繼以詞旨諭其諸戎

黑車子後殺烏介可汗

宣宗大中元年春幽州大破奚衆

懿宗咸通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討之尋以駢爲安南都護

六年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雲賊夷獠人多怨叛遂詔將軍合勢攻安南陷之累命將帥未能收復及駢至合五管之兵募年之內招懷谿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

十年十一月南詔蠻驃信綽酋龍率衆二十萬寇嵩州定方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爲賊所攻再榮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關二百里隔水相射九九日入夜定邊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

十二月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來僞和與竇滂語次蠻軍舩俄競渡忠武武寧軍兵士結陣抗之接戰自午及申蠻軍稍却竇滂懼自縊于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謂滂曰都統何至於是但安心全緒與再榮弘節等血戰取勝全緒三人率兵而出滂乃單騎宵遁其夜蠻軍營於山下全緒等謀曰彼衆我寡若明日對陣吾屬盡矣可夜擊之令其軍亂我自解去忠武武寧之師乃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衆大駭全緒等三將保軍而去蠻軍乘勝進攻西川城朝廷以顏慶復爲大渡河制置劔南應接節度使宋威爲行營都知兵馬使將兵數萬與忠武武寧之師合與蠻軍戰于漢州之毗橋大捷解西川之圍明日蠻軍遁走兩川平

僖宗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東河西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赴劔南行營者伏以西川

新軍舊軍差到已衆况蠻蜒小醜必易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所爲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衆而在於和其左神策長武鎮麟州河東所抽甲兵人數不少况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鎮盡振羗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路道並請降勅勅迴詔荅曰蠻蜒如尚憑陵固須倍兵禦敵若已奔退卽要併力追擒方籍北軍助平南寇其三處兵士宜委高駢候到蜀日分布驅使且務多之辦寧辭整整之師其河東一千二百人令竇滸不要差發時駢扞蠻已退長武兵上竟至蜀而還議者惜其勞費而虛邀出入之賞也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十三年八月契丹阿保機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帝親赴援於伐北虜衆方退

十八年十二月契丹阿保機寇幽州節度使李紹宏帥士固守契丹引衆而南攻涿州圍逼十餘日陷之契丹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御親軍赴之

十九年正月甲午帝御親軍五千進擊契丹至新城南探報契丹前鋒三千騎宿於新樂渡沙河而南矣帝令前鋒偵契丹所至報云渡沙河矣軍中相顧失

色咸欲釋鎮州之圍班師于魏以避契丹俟其還案再議進軍諸將上言曰今北戎舉國入寇我師既寡難與爭鋒又聞汴賊內侵鄴中危急儻有差跌吾何所歸宜且旋師魏州徐圖勝負帝曰古者霸王舉事自有天道漢祖不亡於冒頓周宣詎失於獯戎時事在吾比於無患且武德中突利頡利二可汗率衆三十餘萬侵寇關內高祖欲播棄長安徙居樊鄧文皇帝諫曰儉狃孔熾作患中華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並有茲患未聞還移都邑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若聽臣微效不數年之間必係單于

之頸自後頡利二可汗部落東身闕下爲宿衛之人

人吾以數萬之衆底定山東張文禮厮僕小人非吾

所敵阿保機中勇切灌

中勇切

酪賤類唯利是求犯難而來其

強易弱一逢挫敗奔走無路爾曹輩但垂馬同行看

吾破賊帝乃率鐵騎五千精甲耀日至新城北半出

桑林契丹萬餘騎遽見我軍惶駭而退帝乃分軍爲

二廣乘之躡數千里獲其大將一人卽機之子其衆

益恐時沙河冰薄橋道甚狹虜騎軍無行次相踐而

過陷溺人馬帝際脫追襲宿于新樂阿保機車帳方

在定州敗兵夜至援族而遁保于望都帝車次定州

王都迎謁言詞懇切是夜宿于開元寺來日帝引軍  
趨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騎士馳擊數四虜騎退而  
結陣我徒兵陣於水次俄而帝與李嗣昭躍馬交戰  
賊騎大潰俘斬數千級獲其酋長數十追擊至於易  
州所獲輶車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自正月朔雪平  
地五尺賊芻粟已竭人馬踏死於積雪中纍纍不絕  
帝乘勝追襲至幽州而還時獲賊中人言阿保機之  
蓋取信於王都初都說保  
來日子父使我以情先王鎮州金城湯池玉帛山積  
機姬趙女克初其中侯君一到不屬他人如不時至  
燕為晉人所有保機躍馬務進其妻曰我有牛馬娛  
必面樓足可次榮育兒孫何更遠離鄉土我聞晉人  
樂敵兵強天下事一不測後悔何追保機曰張文禮  
無金王百萬留待皇后當率騎同取非有他慮遂傾

有落而來既遇挫敗狼狽而旋保機擊王都責讓自  
部不聽其謀妻亦讓保機日聽狂口貪貨財稱其  
是保機也大慙  
同光二年正月契丹寇瓦橋關以天平軍節度使李

嗣源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為副率  
軍討之是月契丹還

五月幽州上言契丹阿保機將寇河朔以滄州節度  
使李紹斌為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  
為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為招討都監率大軍  
渡河而北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部署

大軍北征

三年正月李嗣源上言於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遣人告捷是月嗣源送所獲契丹俘囚首領嚮多等八人斬於應天門外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幽州節度使趙德均令衙較嘗玉破奚於檀州斬首百餘級奪漢民四十擒生奚二三牟四月定州王都作亂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遂陷平州遣秃餒以騎五千援都於中山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晏球破之於繇陽秃餒走保賊城

六月幽州趙德均奏殺契丹百餘人於幽州之東奪馬六百匹是月詔王晏球攻取定州詔達旦及諸蕃東入契丹界以張軍勢

七月契丹遣楊隱率七千騎救定州招討使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大破之幽州趙德均以生兵接於西路生擒首領楊隱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強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戍諸蕃鼠伏屢爲邊患漢兵嘗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幽陽之敗已失下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敗之後溝渠之益官軍襲殺人不能食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飢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挺毆之德均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峯嶺

北有棄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皇威大振

是月殿直崔處納押契丹偽平州刺史羽厥律以下一百七十人至內十七人有骨肉識認餘分於兩橋斬之

閏八月幽州趙德均獻俘於行闕蕃將楊隱等五十人留於親衛鮮卑六百人皆斬之  
四年二月定州王都平擒委餘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

十二月靈武康福奏方其渠北掩殺野利大虫西蘇

三百餘帳牛羊二萬計

長興元年四月雲州奏掩殺契丹吐渾突厥等斬首級四十六獲契丹副行首尼列以下十人牛羊駝馬萬計

三年正月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等率步騎七千往方渠鎮討黨項之叛命者

二月康福奏賀蘭山下藩部數百帳順命者撫之其背叛者見除討次所獲馳馬牛羊數千計

是月樂彥稠奏誅黨項河埋三族韋悉褒勒疆賴埋廝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計十族得七百餘人黑



玉一團

七月靈武奏夏州黨項七百騎侵擾當道出師逆戰  
敗之生擒首領以下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掩擊之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己巳迴鶻朝貢多為河西雜虜  
剽掠詔邠州節度使康福遣將軍牛知柔率禁兵援  
送至靈武虜之為患者隨便討之

十二月北面討使使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晉高祖

送擒

獲契丹首領來海金等至京師

二年北面總管奏雲州殺退契丹具籍報前軍奪甲

馬又接送靈武軍衣副都部署潘環言至馬嶺黨項

殺牛族結集遂殺獲首領阿磨而下五人又獲撥  
公族人馬通路前進

三年九月甲辰北面行營都招討使張敬達奏此月

十五日與契丹戰於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

自率部族來援太原

時晉高祖起義

高行周符彥卿率左右

廂騎軍出闕蕃軍引退已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

楊光遠安審琦等陣於賊城西北倚山橫陣諸將奮

擊蕃軍屢却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

師大敗詔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率兵屯河

陽詔范延光率兵繇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均

繇飛狐路出軍賊後耀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戎軍出磁隰以援張敬達

晉高祖天福四年八月西蕃寇邊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獲其大首領野离王子羅殿獨

少帝天福九年定州節度使馬全節戰契丹於北平擒千餘人而斬之

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寇千餘騎轉開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鎮州先屯騎將白再榮奔逐出虜將麻荅復其城

隱帝乾祐二年十一月契丹入寇前軍至貝州陷高老鎮千餘家乃西北至南宮堂陽剽虜人畜諸鎮守閉關自固時高行周以重名鎮鄴而諸屯戍甲兵雲布帝慮行周年高避事緩急踈於應變時周太祖爲樞密使帝乃詔於內殿謂之曰國祚初基先皇厭代冲人嗣襲政教未孚而守貞之徒連結方面僞豎未誅憂不暇食卿受託孤之寄率伐叛之師俾其落角摧牙夷兇盪寇實卿之力也樞機雖重在朕而前猷兇內侵實憂境上夫兵機不可預授權道全在臨時苟非良將主謀安能却敵卿可更爲朕河朔之行則

予無北顧之憂矣對曰臣受顧託之重處將相之地  
 安敢憚於赴蹈唯陛下指使帝曰卿速撰行無使虜  
 塵滋蔓翌日賜玉帶名馬金鞍戎裝噐仗雜綵銀噐  
 仍宣供奉官趙延希等二十人殿直都知張盛等二  
 十八人樞密院承旨張關等五人前汾州刺史白文  
 遇隨州刺史康延詔房州刺史李彥崇均州刺史曹  
 奉金天文趙修已醫官顧師拱等從行仍令宣徽南  
 院使王浚叅與軍事十二月深冀易  
 是年湖南上言蠻寇叛遣賀州大將徐進率兵援之  
 接戰於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鎮州何福進言契丹寇深冀  
 遣龍捷都指揮使劉成誨兵馬監押慕延釗本州衙  
 內指揮使何繼筠率兵拒之至武強縣奪下老小千  
 餘口賊軍遁去

三年二月環州皇甫進邠州折從院各上言奉命率  
 軍討慶州蕃部野鷄族

世宗顯德元年五月符彥卿上言逐契丹過忻口克  
 殺蕃軍二千餘衆大軍已還忻州從官稱賀

六年四月大治舟師以備北伐分命諸將沿流設備  
 以前鄜州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部署以右神武統

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以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副馬以侍衛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

五月帝將收瓦橋關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朔州都部署虎捷左廂主張鐸副焉以滑州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龍捷左廂主高懷德副焉仍命各率部兵以戍焉  
餘具視征及帝王功業門  
恭帝即位初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於朔州北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三

備禦

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或于紀循夏侵賤王略是用完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塲所以過外侮而備不虞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險秋難以作降及秦漢以迄於五代或臣或叛何常之有

是繕治險固率厲威武御之以策略懷之以恩信  
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技不怠乎戰制置之術悉  
講乎便宜羈縻之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采外庭之嘉  
論納群下之婉畫話言可舉永圖斯在蓋夫桀騫荒  
獷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爲喜置之度外允謂  
乎得互然而備豫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爲之慮  
矣

周文王爲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爲將卒往築城  
於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繼稅于襄襄除也

秦始皇已併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

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

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

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胡築河上塞

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乘登出登而守之

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嘗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

從山南有之趙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屬代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

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

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賢

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一說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

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遼殺北地都尉邛遣三將軍

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

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萬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

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大

后固要帝乃止要脅也哀痛況誓之言於是東陽侯張相如

為人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

匈奴走是時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臣聞漢興以

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

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毆與同其後復入隴西

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益奮屬也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起底與砥同

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

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民冇勇怯迺將吏之制

巧拙異也故兵法曰冇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

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

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

日載謂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

在山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漫

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陸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

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萑葦也葦葭也簫蒿

也艸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

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二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若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祖禡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

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

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雖以連結外援共制之也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也其類自相攻擊也今匈

奴地形援勢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

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仄右側字中國之騎

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

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蹠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前伍人爲伍一五

爲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趨發矢道同的驕滑矢之

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驕發驕矢以射者工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

弗能支也革筈以皮作如札鎧者被下馬地闐劔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又興數十萬之師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疆爲

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

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

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

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

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

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八十八 五



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下財擇財與裁同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二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  
 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

謫及贅人間取其左間者門也若間之左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爲之也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

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

火蒙冒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美之後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陳勝行成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

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墻塋野字美草其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

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離

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

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

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

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罷也然今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調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嘗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其蘭石布渠答渠答鐵蒺藜也蘭石城上雷石也雷來內切復為一城其

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

下千家調為筭度之也摠計城邑之中為中周虎落

虎落外藩也若今竹虎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

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也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鼻及輪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

復其家復音方日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

嘗廩給其衣食於後郡縣之民得置其爵以自增至

能自供贍乃止也鄉文帝時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

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謂官為備償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

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以陛下之時徒戰鬪當戍邊者也

民實邊使遠方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

係慮之患利施後世各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

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之費益寡將送也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稱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刻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

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

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泉水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管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平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二內一房也置罷物焉民至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

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

以脩祭祀男女有昏昏謂昏因配合也生死相恤墳墓相從

種樹畜長畜長六畜也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功室屋完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

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一長十長一里有假

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佰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握

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

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也勿則同遊長則

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

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

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

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

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守勝達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

亾識唯陛下財察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

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

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收衛尉中大夫夫令

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故楚相蘇意為將

令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代郡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

軍屯句注 山險名也在鴈門陰

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在長安西北又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

右微又曰在昆明地南京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遇為次匈奴傳云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謂

北棘門霸上此則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視茲侯

細柳又在渭北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

胡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 下音大駕切

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

懷鳥獸心 負時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

廣有其衆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 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

爭利則人馬罷 罷讀日疲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

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

年屬門馬邑豪驍壹 豪酋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

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

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

竟讀日境其士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

未言臣固願效之效之致也致其計也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

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固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

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嘗實樹殖也

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

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

為之備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惡之

故耳不于恐懼威令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

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

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間暇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

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

下為度者也言嘗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

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

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嘗谿

廣武鳩門縣常谿名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

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以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

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

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襲因也復重也非故

相反也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冒霧露沐霜

雪行幾十年幾近也音巨旅切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

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

國轎車相望轎小棺也從送致其喪載轎之車軍死者以轎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轎音虧

此仁人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

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

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必占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聞也重猶難

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非威不

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

中國也不收謂不可救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

音力切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焱疾風也必遙切畜牧爲業弧弓

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嘗難得而制今使

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嘗事其執不相權也輕重不等

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

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

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

亦狄是也及復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

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

河置烽隊然後敢牧馬隊火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

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辟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言威聲

之盛比狄發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

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舍止

息故接兵寢襲伐國隙城覆收也隙毀也言兵與之不同則取其衆所伐之國

則毀其城也覆音弟目切隙音火規切嘗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

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

力不能入魯縞縞表也曲阜之地俗善作夫盛之有

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

功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衡行則中絕從音子容反衡橫也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反訪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

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戈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

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

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

以為其戒吾勢以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

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迺從恢議是



年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召入見所言九事其一事  
 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不敢隱  
 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  
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大愷周禮還師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不  
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作兵  
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不  
不采者獮應殺氣且怒者逆德也兵凶器也爭者末  
也振整旅象也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

重行

也大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  
 時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  
 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  
 國甘心匈奴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  
 穀地多沮澤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

車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曰車松也

起於黃騰瑯琊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

黃騰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

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略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

得一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道死謂死於路

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

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

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搏擊也搏人之長景言不可得也

今以

陛下盛得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有

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

亾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廢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

業天性固然

求侵邊境而歐略人畜也

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

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

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

使邊境之民靡救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與外國交求已利若

章耶之北也

故尉佗章耶得成其私

佗言徒何切

而秦政不行

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也願陛下熟計之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所以為因門止匈奴之寇也

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帶安國屯漁陽

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  
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三年春罷滄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元光中公孫  
弘為博士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  
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至是弘為御史大

夫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帝使待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滄海專奉朔方

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  
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  
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五年三月徙天下姦滑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浮沮并名在匈奴中

去九原匈奴水名在匈奴 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中去今居千里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四年秋匈奴寇遼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太初元年五月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匈奴黎胡單于五四月漢使光祿勳徐自為出五

原塞數百里遠自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盧胸山名也胸

音而使游擊將軍韓說張平侯衛伉屯其旁說讀曰悅伉音

抗即衛青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天漢元年秋發謫戍屯五原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

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

者屯遼東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者謂人所告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徙築遼東玄菟城是時邊郡烽

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

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

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

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

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

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貧兵兵貧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車師不足致患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不可以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竝帝之弟從舅平恩侯許昌皇太子外祖文也相言而止

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充國計欲

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切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之

徼要也要其倦極者徼工堯切時漢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不加錮

錮者也弛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江南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

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耕竟讀曰境也今虜朝夕為寇土

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

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資四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

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且擅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

壞仍類也天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

事者博議克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謂路紆曲也以一馬自佗

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斛麥八斛

又有衣裝兵罷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

稍稍引去商謂計度也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

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于

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

殆空言非至計也殆近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

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兗有謀且欲

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佗種劫略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也

故臣愚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

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

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迺拜侍中樂成候

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

軍即就也就其郡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

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

擊罕羗羗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從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精

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

今張掖以來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

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萬餘之衆若不早及秋兵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殺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即

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拆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將

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

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

昌酒泉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

亡慮大計也賈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

水北句蕪上蕪謂水岸曲而有蕪稜者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

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

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越攸飛射

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聚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五星所聚天下勝羌人在西五星在東則為漢大白出高用兵法深

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

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

也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

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罕开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

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

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調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揚王此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山石木侯便為寇謂

阻山之木石罕羌未有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



誅亡辜釋置也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

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此皆

法之辭也致人引至而取今罕羗欲於燉煌酒泉寇

且飭兵練戰士以湏其至飭整也湏待也飭與飭同坐得致敵之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

以為不便先零羗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

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

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過

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

湏之屬不輕得離也莫湏小種羗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寢多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

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

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

朽臣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

罕开不服徒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

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克國計焉

二年匈奴單于將十餘萬兵旁塞獵旁音步浪反欲入邊

寇未至會其民顯除渠堂以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

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克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

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固不敢入還去即罷

兵

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

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

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揚惲太僕戴長樂問御

史大夫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句晉大夫范宣子

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

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

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

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

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

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

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多音先廉切姐音子今西

羌尚有此姓又音先冉切詔召丞相肅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

是時歲比不登比類也 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一石直一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庭方以為憂而遭

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漠無音 音莫奉世曰羌虜近

竟內皆叛竟讀 日境不以時誅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

討之帝問用兵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後不再興糧

不二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被暴露也 亟急也 音居力切往者

數不料敵料量也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輶推也 淮南子曰內

音而隴切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

萬人無慮舉大之言也 無小思慮而大言也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

萬人也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

耗耗減也 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選練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

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

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竝和和應也 音故引切相

弱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

解也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 空來其日計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相益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且云領兵屯田不言

也討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昌為偏裨到隴西屯三處

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

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阪

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阪功降下江切阪普河切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

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奉世且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

六千人反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兵六萬餘人拜

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嬭單于

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

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

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

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

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斥開也建塞徼起亭燧隊謂深開

避敵鈔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竟得用少安寇也

幕比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或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隊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

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變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阪切往者從軍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求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向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僵者僵稍稍平之率徒

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  
欲以一切省繇成一切謂推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

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

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己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

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治安

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封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將軍許嘉也論謂曉也曰單于上書願

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

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

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

邪放縱出於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

之意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

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

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冊府元龜

外臣部

